制图:何芬

蛋行街的饺儿铺

■邓潇泓

饺儿，家乡墟场上曾经一道颇有名气的脍炙人口的小吃。它的制作过程并不复杂:师傅先擀好薄薄的四方饺儿面皮,在面皮裹上少许肉泥,抓捏出褶皱,再放入沸水锅中煮熟,捞出装在空碗中,分别舀入滚热的骨头高汤,撒点调味品及佐料,一碗热气腾腾、肉香飘逸的香辣饺儿就大功告成了。

滚烫的饺儿四时皆宜,但要吃出韵味儿当属冬天了。当你被寒冷之气侵袭,浑身打颤,只需一碗热饺儿下肚,便唇齿留香,胡椒、辣椒的辛热、辣香味生成的那股热流遍及体内,逼出湿邪之气,令人周身温暖舒爽,精神为之一振!

那时,要想吃到家乡鲜美的饺儿,你须得在逢墟之日去坐落于蛋行街上(赶墟禽蛋交易行)全墟场唯一的那家饺儿铺。

蛋行街是一条半边街，清一色清末民初低矮的土木瓦房,居住着二十来户人家。铺子的门一律由一块块装拆自如的木板组成，铺子前是一道风雨长廊，供赶墟的人遮风避雨。

饺儿铺设在蛋行街逢中两壕相通的铺子里。左边壕摆了六七张矮方木桌及配套的长条形木凳，是客人吃饺儿的地方。右边壕前部是两眼无烟煤灶的灶台,上有两口铁锅,是熬骨头汤和煮饺儿的。紧挨灶台左侧有一张木案,一边摆着装有调味品和佐料的器皿,另一边码着一沓饭碗,其旁有七八只空碗一字儿排开。这一块是煮饺儿、调味加佐料的。木案左旁有个小的曲尺柜台,是收钱发领饺儿竹签的。离灶台右侧后不远处,有一张两面靠墙壁的长木案,那是供师傅们擀饺儿面、剁猪肉泥、捏饺儿的。

饺儿铺隶属区供销社，是由那几个自立自强又有做饺儿经历的残疾职工组建的店铺。尤其那领头的更是了得,出身“饺儿世家”,是第三代传人。饺儿铺的师傅们各司其职,配合默契,店铺的工作井然有序地展开。一俟捏饺儿的师傅饺儿捏成,煮饺儿的师傅便根据竹签的多少,立马下饺儿。饺儿熟了,师傅便逐一捞出,倒入木案上一字排开的碗中,再逐一舀进滚开的高汤,撒入调料与佐料。这时,跑堂的师傅春风满面,端起木递盘把一碗碗饺儿送到顾客面前,顺便收回竹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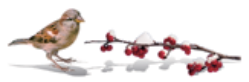
饺儿铺朴实无华,连一块招牌都没有。可是当年它的知名度远高于区饮食店，在顾客心中的位置更是饮食店无法取代的。饺儿铺不光是赶集人打尖之所,更是在墟场相亲的有缘份的人儿吃汤的佳处。家乡曾有个习俗,相亲的双方一般约在墟场见面、交谈。谈了一会儿,做媒的就试探着向男方提议:“请大家一起去吃碗汤(饺儿)吧。”若男方欣然应允并出手买单，女方愉悦地吃了汤，说明那就是投缘的一对儿,终身大事十有八九定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那时家乡无数对男女美好姻缘的成就离不开蛋行街的饺儿铺。饺儿铺的师傅们颇具工匠精神,手艺精湛,做饺儿精益求精,饺儿味道鲜美绝伦,服务热情周到,加之饺儿铺又具有成就男女姻缘的特殊功用,饺儿铺便最受人们的青睐,墟墟都顾客盈门,座无虚席。当年有人问及供销社主任“你们的饺儿铺怎么没有招牌”时,主任微笑着回答:“饺儿铺有招牌。它有一块金字招牌高高地稳稳当当地挂在顾客的心坎上！”

后来,饺儿铺的师傅们大都退休了,后继乏人,加上供销系统改制,饺儿铺失去了往昔的辉煌,苦苦支撑一段后,宣告倒闭。从此,家乡的人们再也没法吃到原汁原味的蛋行街饺儿。虽然后来有人在墟场摆了饺儿摊,赶墟的人也能吃上饺儿,但摊上饺儿的色香味与蛋行街饺儿相较总逊一筹。

饺儿铺虽然不复存在了，但几十年后我还能清晰地记得它。儿时家庭条件艰苦,生活拮据,我仅随教书的姑姑进饺儿铺吃过一次饺儿。也就是那一次让我有了一个嗜好:假期里每逢赶墟,总爱往蛋行街钻,去看看饺儿铺顾客盈门的热闹场面,去瞧瞧饺儿的模样,去闻闻饺儿香辣之气……正因如此,饺儿铺及饺儿留给我的印象才铭心刻骨。

当下即风景

■宁朝华



和同学在群里闲聊,突然,一个沉寂了好些时日的同学将一条视频直播链接发到群里，还附上了一句“请大家支持”。云淡风轻,似不经意,没有多余的解释,也没有刻意的请求,但是我还是怀着好奇的心理复制链接,在短视频App上打开了直播。

我惊讶地发现,此时的他,正化身为一名母婴用品的带货主播,在屏幕里进行着并不高明的推销。这样的画面,令我感到既真实而又虚幻。要知道,在大家眼里,他一直都是内敛腼腆的样子,平时话语不多,言谈时总是轻声细语,惜字如金。但是此刻,他竟然在镜头面前接受着众多目光的聚焦,而且要用各种招数让买主慷慨下单。显然,他并不擅长这样的事。只见他表情局促,词不达意,不时用端杯喝水的方式来掩饰自己的紧张不安，甚至，眼神和表情始终在游离,不敢和镜头对视。

如此拙劣的带货表演,效果可想而知,进入直播间的人数始终在个位数徘徊,而且鲜有下单。难以想象,曾经那般矜持的他从决定直播，到此刻置身于这令人尴尬的带货氛围之中,内心里都经历了怎样的风暴。但是,我知道他的选择是万不能用逐利来界定,两个孩子要念书,老人要赡养,妻子又没有工作,在职场上跌跌撞撞屡次受挫的他,所能想到的行业或许都已尝试了一遍,直播带货,只是是其中的一种。

来路泥泞，前路苍茫。人到中年要撑起一个家庭的晴空,自是不易。当生活的逼仄处透露出来一线光时,往往需要卸下尊严缩小自己才可以抵达。显然,他已经作出了这样的抉择,放下了身段,修正了自己处事的底线和方式。而身为一个旁观者,我佩服他的勇气,更欣赏他在这番操作之后愈发强大的内心。

村上春树在《海边的卡夫卡》里写道:“暴风雨结束后,你不会记得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你甚至不确定暴风雨真的结束了,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你穿过了暴风雨,你早已不再是原来那个人。”是的,我们中有人之所以会讥讽那些抛头露面卖力吆喝且惨淡收场的人，会骂骂咧咧地将朋友圈里天天发广告的微商屏蔽,会将一个穿梭于风雨中的人指认为反面教材……大概率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经历过他们经历过的暴风雨。

他曾一度被称为“网红教授”,任职于一所著名的师范大学,身为博导、古文学专业学科带头人,擅长用通俗易懂的话绘声绘色地为学生讲述看起来晦涩难懂的古代文学知识,将原本“死板”的古代人物和古代文学变得更加鲜活,格外“接地气”。可是走红之后,他却因为异常“活跃”而备受质疑。有人质疑他为了赚钱而频繁做讲座、录视频、开直播到处“捞金”,质疑他在消耗自己的读者,甚至还说他有失文人学者的风骨。后来有人爆料:这位教授的真实境况就是,五年前,他的妻子被查出患上肺癌晚期,需要进行靶向治疗……

面对现实和网上的质疑,教授却很少在公开场合回应,只是淡淡地说,人生已过耳顺之年,他最想做一个靠近真实的人,哪怕真实是粗砺的。他否认演讲是为了给太太治病,并说:“这20多年的稿费收入还不错,比一般大学老师高点,经济能够支撑给太太治病。”

且不论教授之举实则合情合理合法，还顺便地确证了自己受欢迎的程度,就算失了所谓的“风骨”,那为了靠近“真实”果断地摘掉头上的光环的做法,至少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值得赞赏。

一个身为博士的学生曾发来她的一篇文章给我看,在文章里,她回忆了自己的父亲大半辈子收废品的经历,讲述了她求学期间所受过的冷眼与嘲讽。她说,在我父亲的世界里,每天都是破铜烂铁和废旧电器,收废品对于他来说,谈不上热爱,准确来说应该是谋生。但是从这些废品里,我看到了父亲对我的爱,以及对我们的小家那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以最卑微的方式对抗着风雨的人，注定只有极少数人能够懂得。如果遇见,姑且多一份宽容与理解吧。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要面对如此这般的至暗时刻,他们,便可以成为自己最好的榜样,不是吗?

“这世间有太多的猝不及防,有些东西根本不配占有你的情绪,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杨绛先生曾如是说。是的,绝大多数人,不可能活在一切事情都能够安排好的设想之中,生活不在彼时,更不在别处,当下即是全部。我们需要努力活得漂亮,但也得接受它猝不及防与事与愿违,对他人如此,对自己更是如此。

姐弟情深

■陶刚桥

她走时,眼睛都未闭上。她不甘心自己真的会走,走时未见儿子及父母一面,更不甘心。姐与病魔顽强抗争,就想活着。那年,姐刚四十出头。

在大哥的安排下，我和弟弟陪着姐姐寻医问药,上拉萨下广东,踏遍草原戈壁,跃过江河云海……百般打听，从瑶族山里请来了一位瑶医跟随我们“南征北战”近一年,一路试药一路治……我无心上班,放弃了深圳的工作,两年陪在姐姐身旁,除了外出寻药和瑶医研究配方,就是护理姐姐。病房内、过道上就是我每天栖息的地方,在陪伴姐姐的日子里,只要姐姐半个小时不痛，就是我最大的幸福和奢侈……大哥为了姐姐的病,时不时托人买些“奇”药往家赶,因分身乏术,耽误了晋升机会,无怨无悔。大哥说:“只要妹妹活着,什么都值得……”

姐姐虽未启齿,但我心领意会,只要我们家人在姐姐身边，姐就踏实。我和弟弟“浪迹江湖”,四处打听,盼望再现“神医”再出“灵丹妙药”。每次我们出行前,姐总会忍着剧痛,苦涩的脸上露出久违的微笑,叮嘱我俩多穿衣服,注意安全。从姐姐眼神中,我们读懂了:每次远行,就是姐姐活着的希望和盼头……

姐姐天天在试吃各种药物,那般苦不堪言,只有姐知道。那次姐姐吃了药,奇迹般一天一夜没痛了,全家像小孩过年一样欣喜若狂。大哥知道后,在办公室手舞足蹈跳了起来,兴奋得忘乎所以,到各个办公室奔走相告:“我妹妹有救了！”大哥是学医的,“心知肚明”,但大哥盼望奇迹在妹妹身上出现……可是，上天还是没能眷顾姐姐,她的疼痛一如既往。我们兄弟没有灰心,继续寻找新的“目标”,让姐看到新的希望……

我们备受煎熬度过了一年多，好心人纷纷劝道:“放弃吧,你们兄弟尽心尽力了,癌症晚期,肯定治不好的……”可我们兄弟不言弃,只要有千分之一的希望,我们会付出万倍努力,也许千分之一那个就是我姐。耳闻目睹的医务人员和住院病人纷纷为之动容和赞叹:“姐弟情深,难得！”

姐姐几乎医遍了全国各地,仍不见疗效。正当我们一筹莫展迷茫无助时，深圳行医的朋友告诉我，深圳红十会医院正实施基因重组的方法治疗癌症病人,值得尝试。我像抓住最后一根稻草一样高兴,联系医院。经得全家同意后,我们立即启程,来到了我工作的地方深圳。下了高速,我跟姐姐说:“先到我深圳刚建起的新房去看看。”姐说:“不急,等我病治好了再去。”话语中,可以听出姐姐未曾言弃的信心。然而，老天不公,两月后的一天晚上,姐病入膏肓,医生宣布,神仙也救不了！姐走了,那一刻,我悲痛欲绝地抱着枯瘦如柴的姐姐，不愿放下……在爱人的一再劝慰下，我连夜开车载着姐从深圳返回故里。一路上,眼泪和思绪随车轮洒满全程……

姐姐比我大了近十余岁，我是在姐背上无忧无虑快快乐乐长大的，不高兴时肆无忌惮地扯着姐的头发,痛得姐直流泪。那时,姐姐晚上还得哄我睡,跟我讲故事,白天带我玩,好吃的,自己不舍得,留给我。长大后,姐姐当了老师。我上学了,姐姐舍不得我,在学校带着我,传授我知识,照顾我生活,教我做人,仍然带着我睡,别人笑话我,我把姐姐当“母亲”……

我长大成人后,军营梦、作家梦,都是姐姐鼎力支持和鼓励。我事业受阻、前途迷茫时,姐姐给我动力……生活拮据,举步艰难时,更是姐姐不离不弃解囊相助。我赴深圳闯荡，谋求新生,又是姐姐无怨无悔做我后盾,帮我带小孩,让我安心在外地工作……

姐姐瘦小单薄，可胸怀博大。我家兄妹五人,姐姐排行第二,却是大家的主心骨,又是全家桥梁和纽带。姐姐的爱无私地分给了大家,姐似父母,家家都顾及,从未淡薄那一家,她给弟弟们带来了帮助、快乐和希望。长沙的大哥回家探亲,第一个电话准会打给姐姐,姐姐组织全家为大哥“接风洗尘”。如今,依然有一家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的场景,只是,从此缺了我的姐姐!